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潛夫論卷五

漢 王符 撰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為藩籬溝塹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

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辯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脈脈規規常懷奸唯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

且中後則榆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非唯細民
為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宇之佞舉驕奢以作淫
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
慙忤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
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死亡羣盜
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
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
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

而奉淫酒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欲動
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責過六月免國孝武仁明周陽
侯田彭祖坐當與軹侯宅而不與免國黎侯召延坐不出
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
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
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
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
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

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絜矩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

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不惟貞潔所生者之言也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潔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醜恡輕薄父

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逃亡抵中
乎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之禍者何所無之先王因人
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
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
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
其原初雖慙恹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
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
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

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
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者心而絕
其後姦亂絕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
貨富饒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
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聘
幣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處迫脅遣送
人有自縊房中飲樂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
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

連日乃綬與彊掠人為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為衆彊所
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脩本志嬰絹吞藥晚矣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
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
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
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
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

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
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
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
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
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
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與馬也若使人
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
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

駟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祥所以弊華元於
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
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辯之不蚤辨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
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
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淑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
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

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己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
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世者若
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
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
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
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衆
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
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己令

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令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孽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為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矢戈兵用

戒作則用遼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起死亡而不

辭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實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

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
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
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
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
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
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
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
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

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
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
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
敵輔主安民前羌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羣藉富厚之
蓄據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
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為所
敗令遂雲烝起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
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

爾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
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
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
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
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為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
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
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
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

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
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
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不能
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闡茸無里之爾夫世有
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
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蹕蹕豪厚越取幽竒材明權變
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
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

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
惑議余竊笑之所謂講亦悔不講亦有悔者爾未始識
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
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
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
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傾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
博博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即
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

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園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斥境

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
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
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
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乃者
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日熾并竊盜
淺淺善靖俾君子急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蚤憂害
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
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

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
明脩禦之備陶陶閒澹卧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
己乃陸陸相將詣闕詣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
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
議無所定己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
虜復為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
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洎洎潰潰當何終極
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百

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
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
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儼
狃于褻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
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況近
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
思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
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

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
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
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
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
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
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
迫脅離逃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
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

不可不早定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脩己之備無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

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
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滅破三輔覃
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
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
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
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
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
也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

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己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况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剥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恩且

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闢以來
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
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竊
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
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化智者揆象不亦宜
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姑胥是以大功建於
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陲搔擾日放族禍百姓
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

以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錯何異今但知愛見
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出難動而
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今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
上之民以饑羸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
忠才智未足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
孫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
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闕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

可久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
言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即然當脩守禦之備必今之計
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
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
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明之所見
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
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
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揀邊乃

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美始判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築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

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為酷痛甚於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慕

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
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
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
尤惡內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
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
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
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入
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誠

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
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挾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遺
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揚蜀漢饑餓死亡復
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
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墾且扁鵲之治
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
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
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枯癰疽之疾今邊郡千里

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
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
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斲瘵
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
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
稱也今邊郡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為興利除害有
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
生闕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

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蚩蚩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覲望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易曰先王

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
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
世舉一又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
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
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
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
弗能止也均此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五

潛夫論卷六

漢 王符 撰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
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
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圖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
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是以禹之得臯
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夫

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即懾懼而妄為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脩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
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
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
禮之祈亦不為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
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
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筮於卜筮
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
符第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

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所以
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
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
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
即呼鳥為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為鳥可棲之木邪此不
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為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
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
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燮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黃

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人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

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
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
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
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
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致貴與
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
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
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慙漸染既成又

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
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
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
加也非人功之所幸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
也蓋奔柙猛虎而不遑嬰人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
欲彊羸病之愚人必知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
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
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

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祈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未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善而苟驟

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脩己小心畏慎無犯
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
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
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
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號祭神而亟亡趙嬰祭
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
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禳雲宋景

不移咎子產距裨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己知道身
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
之諫隋侯宮之奇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違乎神
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
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
物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
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
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人無釁焉妖

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脩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

樂者天悅喜而增厯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

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畧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

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然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與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禦說陳咸見張闕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

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
班祿追叙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
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
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
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
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
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
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

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躍窮極
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
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為主氣
色為候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脩善迎之其有憂
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為
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六

潛夫論卷七

漢 王符 撰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罴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旒惟旗矣室家蓁蓁此謂

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
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
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
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
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大惡
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
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
人飄殘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

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
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
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
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
夢其事乍吉乍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
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
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
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而決

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徵邪剝削不安閉塞幽昧解

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
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
皆為見欺給倡優俳僂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觀笑
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
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懵冒名也故亦不
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
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
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

馬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
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
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
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
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
有不驗也此非書之固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
讀其書為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
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

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為禍見
妖而矯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是故大
似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告祀于羣神然後占于明堂竝
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號公
夢見蓍收賜之土田自以為有吉因史嚚令國賀夢聞
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
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
惡常恐懼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伐為賊伐為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

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取矛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

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
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庚子
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
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潛夫曰
書稱二子挾武庚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
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
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
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而弗哀

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為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疎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為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

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

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天反德者為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

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

此位者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荀卿有言

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

不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歲規寢寢匪懈者憂君之危
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
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
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
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
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
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
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

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
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幙而激王仁惠之
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膳錄監生臣李敦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潛夫論卷八
十

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潛夫論卷八

漢 王符 撰

交際第三十

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
人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

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
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
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

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
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
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况
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
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
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
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
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

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仗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推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救誓而廢心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

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潔士所以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能臣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

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分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羸豫讓出身以報恩鱗諸荆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為也處之難爾龐勛敎貂一旦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

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卹
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
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
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
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且
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
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侯生
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乎推極其意分背

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
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
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
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敷其終富貴未必可
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
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
曰鵜鷄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蒿茆鴻鵠高飛
雙別乖離通干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歷之上徘徊

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
喑喑然長鳴蹙蹙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
不食其意尚猶嗟嗟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
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
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
我屈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難者四而
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怨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怨者
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

也四者竝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
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之人論
彼恕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
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竝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
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
臣隱下不遏忠又羣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所以為安
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
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

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

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賈一倍以相高苟能富

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祇為

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

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

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

誑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

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
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
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為生瑕釁
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
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
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
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
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
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
薦則必閥閱為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
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
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

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
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
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
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
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
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
已而恃於是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
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

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
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
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
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
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
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
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

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
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教故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
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
之事無不為之惻怛驚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
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
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
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
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

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
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
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勲之不治
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騁勢亂
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
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
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
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

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
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
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
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
効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
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

而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
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縕萬物化淳和氣生
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
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乃平天道日
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為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
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
雖為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

呈其兆人序其勲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爭其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施精神資和以兆𩚑民之貽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實於血脈以心性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絜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己德而世自化

也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正之絕迹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

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未也未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亡則姦匿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癘疴病天昏扎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

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
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
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
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絕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
虛也氣隕之旦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傾電為冰
溫泉成湯麟龍鸞鳳螭蟄蜃蝗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
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
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夫形體骨幹為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敷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

心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
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
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動作不
思心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己無禮而責
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
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
內懷尸鳩之恩外執砥礪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

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
不譏貧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
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
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惇均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
比黨苟剽聲以羣說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有
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
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
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

無不報覲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
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
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
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觀賢不相推會
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
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
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行如此難以稱忠所謂午者心也
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覲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

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秉心塞淵獨立不懼遊世無悶
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放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
內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險詖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
恒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
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為易小人以為難孔子曰仁
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稱知德者尠俗之偏黨自
古而然非乃今也凡百君子兢於驕僭貪樂慢傲如忠
信未達而為左右所拍按當世而覆被更為否惡狀

之臣者豈可勝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
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
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己者也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
況於民氓而有不化者乎君子脩其樂易之德上及飛
鳥下及淵魚不歡忻悅豫則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聖
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為表明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
生之前正表義於咳笑之後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

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心廉恥之志骨著脈
通與體俱生而無麁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
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
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
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
於後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
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

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撿淫邪而內正道
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
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
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
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為麴豉也起居以其時寒
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
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
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

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
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
威刑德者所以脩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則下愚
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
也從爲變化唯治所爲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是故世之
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
以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
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

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
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
也治天下身處汙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
遠賢才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
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
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
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

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亡于嫚以滅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暉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錄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三

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
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為或及此謂亦不
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
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
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
號太暉都于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作八
卦結繩為網以漁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干其號
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逆日月順天之則能叙三

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
謂之八元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為堯
司徒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
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
立以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
之太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為西伯興於岐
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姬

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鄩邠
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
脞也周召號吳隨邠方邠自藩養滑錫宮密榮丹郭楊
逢管唐韓楊觚欒甘鱗虞王民皆姬姓也有神龍首出
常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
其德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是以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

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王克殷而封其胄於鑄舍
始吞赤珠尅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媧劉季興大電繞樞
照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其德土
行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作樂咸池是始制衣裳後
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
禪位曰格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乃受終於文祖也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
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媯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大星

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暉代
黃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
鳥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
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
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
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是
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

熙為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後嗣脩紀見
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我禹其耳參漏為堯司空主平
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勲于天
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即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
嗣子啟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
帝事降頌洛汭是謂五觀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
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娘
逃出自竇奔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羿恃已射也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危圉而用寒
浞浞栢明氏讒子弟也栢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
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虞
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
門靡奔于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于過處
澆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為之胞正虞思妻以二

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禹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
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
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武王
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繒又封少暉之胄於祁澆
才力益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羿
盪舟俱不得其死也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汭
汎卒褰費戈冥繒皆禹後也搖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

防之宮生赤帝顓頊其相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
少暉氏其德水行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承少暉衰
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訓服厯象日月東西南北作樂
五英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斂檮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
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
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為社天下祀之
娥簡吞燕卵生子契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
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

殷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上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及帝卒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功蕭空同北

殷皆湯後也

潛夫論卷八

潛夫論卷九

漢 王符 撰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採命歷之去就省
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徹官百
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
姓有徹品闕於至謂之千品昔堯賜契姓子賜禹姓姒
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
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
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
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
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
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
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
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必
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
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謚氏官
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故孫氏
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而異姓有同
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怨讎夫
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達音律天主尊正
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葺損焉伏羲姓風其後

封任宿須朐顓臾四國實司太暉與有濟之祀且為東
蒙主魯僖主母成風蓋須朐之女也季氏欲伐顓臾而
孔子譏之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
封申呂裔生尚為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
封於紀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疊
疊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宛西三十里有
呂望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
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隰氏士

氏強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
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二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
姁嫫依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莒子
姓己氏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于邾
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呂采
祝終泉畢過狂大氏皆任姓也台氏女為后稷元妃繁
育周先姁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姁夢神與之

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之及文公見姑賜蘭而御之姑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姑氏之別有閭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少暉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

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誇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為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分為八姓己禿彭董姪曹斟芊己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川豢夷彭姓豕韋皆能馴

龍者也。秦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己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董姓酸夷秦龍則夏滅之。彭姓彭祖承韋諸稽則商滅之。姜姓會人則滅之。妘姓之後封於鄔。會路偃陽鄔取仲任為妻。貪冒愛恡。蔑賢簡能。是於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奢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為夫人。鄆舒為

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瑩武子伐滅偁陽胄
姓封於邾隣顏子之支別為小邾皆楚滅之芊姓之裔
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弼熊又號弼子生四人伯霜
仲雪叔熊季糾糾嗣為刑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夔子
不祀祝融弼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鬬強氏
良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陽氏無
鈞氏為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嚴氏嬰齊氏來氏來纖
氏即氏申氏訥氏沈氏賀氏滅氏吉白氏伍氏沈纖氏

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肱氏皆半姓也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蚩冒主為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為賈之子也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母畏者又氏文氏初紂有蘓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蘓忿生為司寇而封溫其後洛邑有蘓秦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數檮戾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

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
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人元為夏帝大戊御嗣
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
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
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
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
五世而為武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咎辱氏嬰

齊氏樓季氏盧氏原氏皆趙嬴姓也惡來後有非子以
善畜周孝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為西陲大夫汧秦高是
也其後列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
故曰趙政及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臯陶之後也鍾
離運掩菟裘尋梁脩魚白寘飛廉密如東灌梁時白已
公已公已剋復蒲皆嬴姓也帝堯之後為陶唐氏後有
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為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為
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遘周難于晉國生子與為李以

正於朝朝無間官故氏為士氏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
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為之孫會佐文襄
於諸侯無惡於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為成率居傳端
刑法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於是晉
侯為請冕服于王王命隨會為卿是以受范卒謚武子
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間隙是以受郕
櫟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
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范氏郕氏櫟氏嬴氏冀氏穀氏

舊氏擾氏撰氏傳氏楚氏令尹達嘗問范武子之德於
趙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達歸以告康
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故
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
斯亦有脩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
於社也

帝舜姓虞又為姚君媯武王克殷而封媯滿於陳是為

胡公陳哀氏晉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為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為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礪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實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占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

鞅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臣肩經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也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弟氏冀氏牛氏月城氏罔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歸氏三伉氏王夫氏宜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佗氏沙氏黑氏圖龜氏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馬

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
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
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
為華氏所偏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夫故曰鄆叔紇生孔子周靈王之
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雒水鬪將毀
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
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巡而

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歲而譽弗能與言君請
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
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
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
上賓于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
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
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于平陽田氏王
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魯之公族有嬖氏后

氏衆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南宮氏叔
孫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巫氏公之
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駟氏子雅氏子陽氏東門氏
公折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氏展氏乙氏皆魯姬姓
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氏子齊氏司徒氏公
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
在權寵為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
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千萬為韓報讎擊始皇於博

浪沙中誤推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
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
公使與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為韓王而拜良為
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
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
生意以為此乃代王為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
氏嬰氏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
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為氏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為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顆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為魏文侯文侯孫瑩為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業大夫氏伯夏氏魏強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

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為公文氏軒氏軍氏子彊氏強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趙陽田章氏孤氏王孫氏史龜氏危氏羌憲氏邃氏皆衛姬姓也晉之公族郤氏又斑為呂郤芮又從邑氏為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郤離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郤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各以為氏郤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又楚以郤宛直而和故為子常所妬受誅其子駘奔吳為太宰懲祖禍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為諂諛而亡

吳凡郗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溫氏伯氏靖侯之
孫欒賓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
襄公之孫孫黶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
萬傳晉大夫十世而為韓武侯五世為韓惠王五世而
亡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為韓
王孫以信為韓王後徙王代為匈奴所攻自降之漢遣
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
信子頽當及孫赤來降漢封頽當為弓高侯赤為襄城

侯及韓嫣武帝時為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魯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馮氏豐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李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為姓及伯有氏馬師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保以為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季札居

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堂谿因
以為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禍于趙以
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
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為元帝
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
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
晉大夫郇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食采於智

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晉大夫
孫伯壓實司典籍故姓籍氏卒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
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茂實唯
晉張侯張老實為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
逃功賞耕於冒山後魏有張儀張丑至漢張姓滋多常
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
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妨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
達士故受福祐子安世為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

約矜遂權而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
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家凡四於世著忠孝行義前有
丞相張禹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
張禹趙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
有西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優性舒唐鳩舒龍舒其
止龍鄺深叅會六院築高國

慶姓樊尹駱

嫚姓鄧優

歸姓胡有何

臧姓滑齊

倚姓棲䟽

却姓著番湯

萬姓饒關殺

隗姓赤狄

嬀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
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酈上為使者弟商為將軍今
高陽諸酈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
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伯子曼姓封於鄧後田氏焉
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鄧城春秋時
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元
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

東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
叛大水饑饉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羣姦相叅
競加譖潤破壞鄧反人今痛之魯昭公母家姓歸氏漢
有隗囂季孟短即大戎氏其先本出黃帝及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錡氏饑氏樊氏荼氏皆殷氏舊
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鄼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
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
壽南陵襄陽人也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召氏畢氏

榮氏單氏尹氏錙氏富氏鞏氏長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為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之不絕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頤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苦城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

則更書之曰古城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
子啟者啟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啟後人變之則
又作開古漆彫開公治長前人書彫從易泊作周書治
漢誤作蠹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為古氏成氏常氏開
氏公氏治氏梁氏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
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
類族辯物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學以聚之問以辯
之故畧觀世記采經書依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

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也

潛夫論卷九

潛夫論卷十

漢 王符 撰

叙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闡
茸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効其勛中心
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
微陋先聖亦諮詢草創叙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
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智

明所成德義所達夫子好學誨人不倦故叙讚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禮雖媒紹必
載於贊時俗趨末懼毀行術故叙務本第二人皆智德
苦為利昏行汙求榮戴盆望天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將
脩德行必慎其原故叙過利第三世不識論以士卒化
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恥傷俗陵遲遂
遠聖述故叙論榮第四惟賢所苦察妬所患皆嫉過已
以為深怨或因類疊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

叙賢難第五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
當塗之人咸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主權故叙明暗第
六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
實不以虛名明豫德音焉問揚庭故叙考績第七人君
選士咸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培克何官能
治買藥得鴈難以為醫故叙思賢第八原本天人參連
相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
位將誰督察故叙本政第九覽觀古今爰暨書傳君皆

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
論故叙潛歎第十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
危是繫非夫讜直真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視民如子
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叙忠貴第十一先王理財禁
民為非洪範憂民詩刺未賓浮偽者衆本農必衰節以
制度如何弗議故叙浮侈第十二積微傷行懷安敗名
明莫恣歡而無悛容足以愼諫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
必有凶故叙慎微第十三明主思良勞精賢知百寮阿

黨不覈真偽苟崇虛舉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則無功效
故叙實貢第十四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
代耕增爵損祿必程以傾先王吏俸乃可致不故叙班
祿第十五君憂臣勞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
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叙述赦第十
六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嚴禁
臣乃敬職將脩太平必媚此法故叙三式第十七民為
國基穀為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

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叙愛日第十八觀吏所治鬪
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為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
欺詒世乃平安故叙斷訟第十九五帝三王復劣有情
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得
不用刑故叙衰制第二十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以鈇
鉞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
故叙勸將第二十一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舜憂民皋
陶術叛宣王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何弗蕃故叙

救邊第二十二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督取一
制苟扶私議以為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故叙邊議
第二十三邊既遠問太守擅權臺閣不察信其女言令
懷邵縣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故叙實邊第二
十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著龜卜筮以定嫌疑俗工淺
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足信哉故叙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勸樂神
乃授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故叙巫列第二十六五行

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天題厥象人寶奉
成弗脩其行福祿不臻故叙相列第二十七詩稱吉夢
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古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吉
凶之應與行相須故叙夢列第二十八論難橫發令道
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有貴云予豈好
辯將以明真故叙釋難第二十九朋友之際義存六紀
攝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
之能奉故叙交際第三十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

心所願乃成實權神術勾示下情治勢一定終莫能傾
故叙明忠第三十一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
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含嘉故叙
本訓第三十二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為本仁義為
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叙德化
第三十三上觀太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氣
終度盡後代復運雖未必正可依傳間故叙五德志第
三十四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辨物古有斯姓博見

同缺十故叙志氏姓第三十五

潛夫論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膳錄監生臣李敦源